

## 開放文學 - 歷代筆記 - 夷堅甲志 卷第三

萬歲丹 徽州婺源縣懷金鄉民程彬，邀險牟利，儲藥害人，多殺蛇埋地中，覆之以苦，以水沃灌，久則蒸出菌蕈，彩而曝乾，復入它藥，始生者以食人即死，恐為累不敢用，多取其次者，先以飼蛙，視其躍多寡以為度，美其名為萬歲丹，愚民有欲死其仇者，以數千金密市之，嘗有客至欲置毒，誤中婦翁，翁歸而悟，已不可救，彬有弟曰正道，雅以為非，不敢諫，至徙家避諸數十里外，彬既老，始悔不復作，稍用偽物代之，藥既不驗，遂無售者，既死貧甚，唯一子，丐食道亡，其後遂絕，嘗有里胥督租，以語侵彬，彬怒毒而飲之，胥行未幾，腦痛嘔血，亟反臥其門，大呼乞命，彬汲水飲之即愈，蓋有物以解其毒也，縣人董猷說。

李辛償冤

宣和末，饒州庾人李辛，為吏凶橫，郡人仄目，因大雪入府治，一人遇諸途，辛被酒恃力，奮拳擊死之，觀者如堵，恐累己，絕不言，辛捨去，街卒以為暴亡，呼其家人葬之，辛益自肆，所居在城外，夜多逾垣歸，經三歲，忽遇死者曰：吾尋汝久，乃在此邪，辛歸語其妻甚懼，明日死，辛家養數鹿，每以竹擊柱，則應聲而至，戶曹白生，以七月勒令市鹿，不可得，為之呼所養者，才擊竹，一最大鹿至，乃殺之，取肉以應命，召所知洪端，共食其餘，經日辛死，咸以為中毒，不知為冤鬼所殺也，洪端說。

陳氏負前夫

陳德應橐侍郎之女，為會稽石氏婦，生一男而石生病，將終，執妻手與訣，曰：我與若相歡，非尋常夫婦比，汝善視吾子，必不嫁以報我，陳氏遲疑未應，石怒曰：好事新夫，無思故主，遂卒，陳氏哭泣悲哀，思慕瘠甚，未幾，其父帥廣東，挈以俱往，憐其盛年為擇婿，得莆田吳璡，陳氏辭不免，遂受幣，既嫁歲餘，忽見其前夫至，罵曰：汝待我若是，豈可以事它人，先取我子，次及汝，至暮而子夭，逾旬，陳氏病亡，陳歡世明說，陳與吳璡善。

李尚仁

王承可鉄紹興辛酉歲，提舉浙東茶鹽，公廨在會稽子城東，蓋古龍興寺，承可第三子洧，嘗夢一丈夫衣紫袍來，言曰：我朽骨埋桃樹下，幽魂無所歸，君幸哀我，使得徙葬，洧覺，白其父，視舍旁有巨桃一本，因下穿求骨弗獲，明年八月晦，又夢有通謁右曰：朝請大夫李尚仁，既進，乃向所夢者，俯首慘蹙，以舊懇申言，袖詩一紙以贈洧，曰：桃林隱伏厭清芬，去歲幽魂得見君，八十壽齡人未有，一堂丰采世無聞，濟時革弊忠為主，救物哀亡德作恩，白骨可憐埋近地，願公舉手報無垠，洧覺，急燭火筆於簡，會承可將代還，以李君精爽不可負，亟集吏卒，盡西廡之桃下大索，數日無所見，承可躬督畚鍤，復穿尺許，乃得之，有小象梳二已朽，烏巾才餘方寸，骨旁存大釘四，乃遷葬於禹廟後三喬松下，具酒食祭之，吳興莫壽朋儔洛陽朱希真敦儒皆記其事，意以夢中詩為吉祥，後十四年，洧以事謫廣東，而廣東自有寓客曰李尚仁雲。

段宰妾

段宰者居婺州浦江縣僧舍，其妻嘗觀於門，有婦人行丐，年甚壯，詢其姓氏始末，自云無夫，亦無姻戚，段妻雲，既如是，胡不為人妾而乞食，肯從我乎，曰：非不欲也，但人以其貧賤，不肯納耳，若得供執爨之役，實為大幸，遂呼入，令沐浴與更衣，遣庖者教以飲膳，旬日而能，繼以樂府訓之，不逾月皆盡善，調習既久，容色殊可，觀段名之曰鶯鶯，以為側室，凡五六年，唯恐其去，一夕已夜分，段氏皆就寢，有自門外呼閨者曰：我鶯鶯夫也，僕曰：鶯鶯不聞有夫，縱如爾言，俟天明來未晚，何必中夜為，其人頗怒，曰：若不啟門，我當從隙中入，僕大恐，即叩堂門，以其事語段，鶯鶯聞之，若有喜色，曰：他來也，亟走出，段疑其竄，自篝火追至廳廂，但聞有聲極響，燈即滅，妻遣婢出視，段已死，七竅皆血流，外戶扃鐍如故，竟不知何怪，浦江人何叔達說，予得之程資忠。

竇道人

桂鎮，字彥栗，信州貴溪人，所居至龍虎山才三十里，道流日過門，桂氏必與錢，鎮素病痘，每作皆濱死，醫者教以從方士受服氣訣，故尤屬意，紹興庚申六月二十有三日，晚浴畢，散步小徑，有老道人來，年八九十矣，鬢須皤然，曲偻豐下，鎮揖與語曰：請至弊廬，取湯茗之資，曰：日已暮，不可至君家，君苟有意，能延我旬日否，鎮不應，遂行，復回首，呼鎮使前，入林間，坐古松根上，自云姓竇氏，聲音如山東人，劇談良久，語頗侵鎮，鎮見其老，雖貌敬而心不平，細視其目，清聳入鬚，著青幅巾，暑行不汗，未忍遽去，復詢以氣術，道人曰：吾行氣二百年，治病差易耳，為誦所習書千餘言，天文、地理、兵法、道要，錯綜其間，略不可曉，鎮曰：先生幸教我，此非我所能，盍言其粗者，道人曰：汝似可教，吾有一編書，藏衡山中，今往取之，又三十三年，當以授汝，鎮曰：得非般運導引訣邪，曰：未也，姑以方書濟眾，稍儲陰功，鎮曰：萬一及期，尋先生何所，曰：非汝所知，吾當來訪汝，遂邀鎮欲偕逝，鎮以親年高及孥累為解，道人不懼，忽不見，鎮且駭且懼，急歸不敢語人，後數日，一道者及門問曰：八十三承事何在，鎮之父家人辭以出，呼者怒曰：吾非有所求，先生使來授公書耳，胡為不出，擲卷於階而去，取視之，乃呂洞賓傳也，鎮始悔之，至壬戌年，擢第調鄱陽尉，歸至嚴衢間，疾大作，不可有，輿行數里，必下，投逆旅中，傍外戶而臥，有商人過，倚擔問曰：官人有疾邪，曰：然，曰：始發時行坐立臥皆不可，某處最痛，祈死不能，證候若是否，曰：然，爾何以知之，客曰：某豫章人也，少亦病此，今日負百斤而不害，蓋有藥以療之耳，遂解囊如有所索，得一裹如細剉桑葉者，教以酒三升浸服之，鎮素不飲，未敢服，以千金謝客而行，及家疾益甚，遍服它藥皆弗驗，姑如客言，以藥投酒中，甫酌一杯，其甘若飴蜜，隨渴隨飲，至曉而酒盡，病瘳什八，信宿脫然，後不復作，細思商人，乃昔所遇竇君也。

祝大伯

桂鎮祖安時，自少慕道，年二十有四，即委妻子，挈金帛之名山，十載而歸，遇方士過門，必延入，日飯堂上者數十輩，家賛枵然，盡室尤之，而安時執意愈篤，野僕祝大伯，服薪水之勞，愚鈍而謹飭，一日自外至，舉措異常，曰：適遇道人與我藥，服之能不食矣，驗之信然，詰其方無有也，或盛夏暴烈日中，冬覆冰上，皆不寒暑，而隸役如故，桂氏之人皆敬事之，呼為祝仙人，欲延以客禮，辭曰：吾合在人間為僕使，歲滿自當去，如是三年，告安時曰：白花岩有人見招，願主翁同往，乃俱行，未至岩下，絲竹之聲，泠泠盈耳，彩雲鬱然，蔽覆山谷，安時歎異未已，祝君遽聲喏辭，遂不見，安時自是不意以至捐館，時大觀二年也，白花岩去桂氏所居十里。

鄭氏得子

李處仁者，亦貴溪人，妻鄭氏，嘗夢至高山下，有綠衣小兒戲於顛，急抱取得之，遂寤，已而有娠生男，命之曰嵩老，稍長，極雋敏，父命習進土業，即名嵩，字夢符，年十八歲，紹興十五年，一舉擢第，後五年，為建州建陽尉，盜入其邑，重親皆死焉，鄭夢亦非吉也，三事桂鎮說。

邵南神術